

【山居杂记】

## 茶乡寻茶记

□刘亚伟

作为茶乡，在福建屏南，在古镇双溪，茶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话题。长江以南，或丘陵或大山，大多雨量充沛，气候湿润，适合茶树生长。这是从前，现在北方也有不少地方产茶，比如齐鲁大地之崂山和日照，以及泰山，都有美茗佳饮。

客人来了泡一壶茶，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。而在屏南，客人来了，远不止泡一壶茶，而是泡几壶茶才算是待客之道。在我的故乡鲁地，也很讲究以茶待客，我从小就知道其中的许多规矩，比如茶壶嘴不能朝着客人，否则会被视为不敬；酒要满，茶要浅，是斟酒与分茶的区别；小口慢啜才是品茶，大口畅饮就成了牛饮……如此这般，不一而足。如果主人中途换茶，在很多时候会被理解为一种暗示，意味着客人应该告别了。而在屏南恰恰相反，频繁换茶，那是主人的热情；如果一壶茶到底，大概会被认为话不投机，茶也就寡味了。

刚来屏南双溪古镇不久的一个春天，我跟镇上的制茶师阿雄到山上采摘松菇。走田埂，穿山谷，攀陡坡，钻密林，一路上阿雄指指点点：那时候，这片山坡曾是茶园，那片山坡也曾是茶园，现在都没了，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没人看顾，茶园都被茅草占了。

我顺着阿雄的手看过去，一片片白中泛着黄的茅草，煞是刺眼。阿雄絮絮叨叨的追忆中，夹杂着叹息：这些茅草可厉害了，根系发达，它们一旦长起来，就很难彻底除掉，刨根都不行，今年刨了根，明年又会长出来。

我理解这种惋惜。在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中，这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。

双溪古镇西邻岩茶产地武夷山，北邻白茶产地福鼎与政和。被夹在中间的屏南双溪也曾是茶乡。即便现在走在山间，也到处可见茶树的身影。茶已经与这里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就像那些荒废的茶园，密密麻麻的茅草中，仍有茶树屹立着，在与茅草的生存竞争中，它们凭着坚韧的生命力存活下来。

武夷山岩茶产区海拔一般在三四百米，福鼎的白茶产区海拔更低些。而我住的双溪古镇，平均海拔是830米，降雨量大，湿度高。早上散步爬山，脚下云雾缭绕，仙境一般。当地人在茶事上的骄傲自有道理。

在双溪古镇我认识的另一位制茶师叫林炉辉，他曾带我到镇后翠屏山上的峭顶村，去探访几棵老茶树。

峭顶村已经是海拔一千多米，从那里需要再爬一程陡坡。分开一人多高的茅草，手拽着灌木枝叶，我不顾老寒腿的疼痛抗议，竟然奋力攀了上去。在几块巨大的岩石之下，终于见到了它们。大概有几十或上百棵，古茶树身上挂着的木牌上，记着它们各自的编号与树龄。

其实在我所住的这座双溪古镇上，家家户户都会做茶。每年清明前后，人们从散落在山上的野茶树上采摘来油绿的叶子，这叫茶青。很快新茶的清香就会从各家各户的窗户外、屋顶瓦缝里飘散出来。人们做茶多是自用，炒几斤清明绿茶，晒几斤白茶，揉几斤红茶，自用也就够了。

在双溪古镇上做客，请客人品茶是必须的待客之道，或是一碗蛋茶，或是一壶清茶。每一次品茶都称得上一次艳遇，即便有了充分思想准备，依然会有偶然相遇或惊艳的感觉。

好茶是有灵性的，喝茶人也需要有某种灵性，二者相遇才称得上艳遇。

这种艳遇有时还需要一个向导，就像导游。不经引导，对当地茶青缺乏了解，就像来到一处未经开发的山乡古村，很难找到通往幽处的那道路径。

我在双溪已经住了几年，却对当地产出的白茶一直喝不出什么感觉，更提不上惊艳了。直到2021年初夏在杨声强医生家品尝了一款白茶之后，才开始步入白茶的胜境。

杨声强是县医院的外科主任、脑外科专家，夫人张文卿是县医院的妇产科主任、产科专家，夫妇俩并享“刀哥”“刀嫂”之美誉，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。杨医生另一个声名远播的专长是品茶，当地人都以有机会去他家品茶为一件炫耀的事。

那天的第一泡茶是一种正岩茶，浓郁如一团扑面而来的热情，不由分说就将你围裹其中。浓烈的茶香中，人已被挟持而去。几乎在瞬间，你发现自己已身居一个奇妙的境界，也许是一种美妙的东西飘然而至，让你有瞬间移形换地之感。

一般来说，刚刚喝完香气浓烈的岩茶，接着喝绿茶或者白茶，会感觉不到什么味道。然而也有例外，那天的第二道白茶就是这样。茶一入口就觉得换了场景，仿佛立足一片春天的山坡，青草地上微风习习，有青草气息从脚下升起，不着痕迹地围着旋转，青草气息中分明掺杂着花香，似有若无，浓淡适宜，在口腔里，舌齿间流动，津液汩汩涌出来……至今回想起来，还能清晰地记着那种美妙的体验。

杨医生告诉我，这款白茶是用

双溪古镇后山峭顶村的古树茶青手工制作的。杨医生的姥姥家就在双溪镇上。杨医生说，他小时候就住在离我那个院子十多米远的周家老宅。当然他对后山上的那几十棵老茶树很熟悉。那年他收购了那几十棵老树上的茶青，请当地另一位制茶师精制了这款手工老枞野茶。

刀嫂说，茶能让一些有共同性格和气质的人聚在一起。我说，是啊，凭着对茶的同好、对何谓好茶的共识，有趣的人总会遇到有趣的人。

何谓好茶，很难说得清楚。曾请教过许多朋友，谈到此处也大都语焉不详。这和艺术审美一样，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和品评，而且这个过程往往是排外的。在座多人，喝的都是同一种茶，但茶到的是每个人的嘴，进的是每个人的肠胃，激起的是每个人的味觉，味觉又连接着每个人的神经，一直传递到大脑的某一个节点。这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相遇，其中的妙处只有当事人才说得明白清楚，就像精神领域发生的事情，是一一对一的关系，是两个灵魂的一对一，是两个相爱的人的一对一。

那晚品茶，两相比较就有了区别。喝岩茶有点被动的感觉，是被一股力量就是那种浓烈的东西拽着走，不由自主，不由分说，根本没有思想准备，你就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全新境界，身内身外和寻常已全然不同。而品饮白茶是另一种感受，需要你的主动介入，你得集中注意力，去捕捉此时茶水中蕴含的那股似有若无的清香之气。

告别时，我说，找个响晴天，来我的小院吧，期待听你继续讲述茶的故事。杨医生说，嗯，到时候我带上送你的这款峭顶白茶。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，我得包装一下，好茶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。

寻茶其实就是寻找和追求一种别致的生活情态。

人们常说要做一个人，做一个有生命体察的人，一个有尊严的人。我体会，这种人的感觉，个人生命体验，尊严的存在，绝不是一种空泛的东西，必须有所依着和托付。这种依着可以说是某种精神或信念，也可以说是某种有意味的生活方式，或是你爱着的某个人、你习惯了的某种生活状态，某种习惯习俗，日常生活里的某种节奏感，或是某首乐曲、某段往日的记忆，某道美味佳肴，或是像那晚在杨声强医生府上遇到的那两泡茶，这都是我们要去选择、追求、寻找的，都是出自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意愿，都是值得花力气守住、护住的东西。

【民俗漫谈】

## 大暑赏荷

□戴永夏

今年夏天格外炎热。“地煮天蒸”的小暑已使人饱受煎熬，被称为“炎热至极”的大暑又带来烧烤般的酷热。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，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一般在每年7月22日—24日。大暑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、气温最高、雷雨天气最多的时节，“湿热交蒸”在此时达到顶点，虽让人有湿热难熬之苦，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，所以各地农事十分繁忙。尤其是我国南方种植双季稻的地区，此时拉开一年中最紧张、最艰苦、顶烈日战高温的“双抢”序幕。

大暑所在的农历六月，正是荷花盛开时节。各地的河塘湖湾里，绿荷吐艳，清香四溢，一派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大美景象。此时赏荷纳凉，确为赏心乐事。很早以前，我国民间就有大暑时节赏荷的习俗。古人还把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定为荷花的生日，把六月称为“荷月”。为了更好地观莲赏荷，还专门设立了赏荷的节日——观莲节。

观莲节赏荷历史悠久，在宋代就已很流行。过去每到此时，人们便呼朋唤友，荡舟荷塘，载歌载酒，观莲赏荷，与荷花同喜同乐。这一节俗活动，在苏州最为盛行。据宋代范成大的《吴郡志》记载：“荷花荡在葑门之外。每年六月二十四日，游人最盛，画舫云集，露晞则千花竞笑，举袂则乱云出岫，挥扇则星流月映，闻歌则雷辊涛趋，苏人游冶之盛，至是日而极矣。”明代张岱在《陶庵梦忆·葑门荷宕》中，则更为生动地写了其亲眼所见的观莲节赏荷盛况：“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，偶至苏州，见士女倾城而出，毕集于葑门外之荷花宕。楼船画舫至鱼艇小艇，雇觅一空。远方游客，有持数万钱无所舟，盘旋岸上者。余移舟往观，一无所见。宕中以大船为经，小船为纬，游冶子弟，轻舟鼓吹，往来如梭。舟中丽人，皆倩妆淡服，摩肩簇扇，汗透重纱。舟楫之胜以挤，鼓吹之胜以集，男女之胜以酒……靡沸终日而已。”

在泉城济南，大暑正是大明湖上荷花盛开时节，所以每到荷花生日这天，游湖的人们便盛装打扮，熙熙攘攘地前来湖畔赏荷。有的租一条小船划着，悠然穿行于荷花丛中，任凭荷香染衣、绿浪拂面；有的携妻带子，全家乘船游湖，把一腔欢乐、一腔游兴尽付盛开的艳荷中；还有的呼朋唤友，提酒携菜，畅饮于荷间柳下，陶醉在湖光水色之中……赏荷归来，游兴未尽，许多人还买上几枝滴着水珠的荷花，回家供在案头，让全室飘满荷香……

除了赏荷，大暑的饮食习俗也富有特色。大暑的食俗大致有两种，一种是吃凉性食物消暑。如福建、广东等地有在大暑前后吃仙草消暑解毒的习俗。仙草又名凉粉草、仙人草，是重要的药食两用植物。因其有神奇的消暑功效，故被誉为“仙草”。粤东南流传的谚语说：“六月大暑吃仙草，活如神仙不会老。”另一种食俗恰恰相反，有些地区习惯在大暑食热性食物。如福建莆田人在大暑这天有吃荔枝、羊肉和米糟的习俗，谓之“过大暑”。这些食物都富有营养价值，食之可以滋补身体。鲁西南等地则有在大暑这天“喝暑羊”（即喝羊肉汤）的习俗，据说可以清热解暑、驱解热毒。

此外，在浙江沿海地区，特别是台州地区的许多渔村，都有送“大暑船”的习俗。其意是把“五圣”（指神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）送出海，送暑保平安。“大暑船”完全按照旧时的三桅帆船缩小比例后建造，船内载有各种祭品。活动开始后，五十多名渔民轮流抬着“大暑船”在街上游行，这时鼓乐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街道两旁站满祈福的人群。“大暑船”最终被运往码头，进行一系列祈福仪式。随后，将这艘“大暑船”拉出渔港，在大海上点燃，任其沉浮，以此祝福人们五谷丰登、生活安康。